

同题作文

师恩难忘记
教诲永铭记



绘制 仁伟

老师激励我上进

□徐竹影

30年前,我上初一,因升级考试成绩太差,只能留级。

新学期开始,我自恃读过一年,没有认真学习,结果月考成绩糟透了。教语文的胡老师在我的试卷上写道:“人怕没脸,树怕没皮,留了级还这样,难道要当没脸僧?”老师的话让我无地自容。

不久,胡老师找我谈话。当他得知我家境困难、父母年迈时,不仅安慰我,还耐心帮我分析成绩不好的原因,鼓励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老师的一番话,点燃了我学习的动力。

我进步最快的是语文。因为胡老师的课讲得好,特别是作文课,每个命题他都写出范文,每篇范文都让我佩服不已。经过细心琢磨和刻意模仿,我的作文大有长进。胡老师又鼓励我要写出新意,写出自己独特的东西。初一下学期时,我的作文开始被胡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。

1992年,我的处女作《棋事三部曲》在《洛阳日报》发表了,胡老师得知后比我还高兴。20多年过去了,我已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章,特别是近年来,每年都有上百篇文章发表。

我知道,这些成绩的取得,虽然与我孜孜不倦的追求分不开,但原始的动力,源于胡老师对我的谆谆教导。

老师和我成挚友

□吴明君

吴灿坤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,教语文。他高高的个子,背微驼,不苟言笑。吴老师和我同村,他家在村西头,我家在村东头。他很早就离异了,女儿判给了他前妻,不如意的生活让他郁郁寡欢。

我喜欢上语文课,作文也写得好,颇得吴老师的喜爱。有一次,他在课堂上读我写的有关我家小狗的作文,读到那句“白蹄白头白尾尖,两只眼睛忽闪闪”时,笑着不停地点头,我至今仍记得他赞许的神情。

得知我爱好文学,他主动带我去拜访学校的另一位老师,那位老师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,在我们乡里小有名气。酷热的夏天,吴老师用自行车驮着我跑了十几里路,还自己掏钱买了礼品。

吴老师工作认真,字也写得端正,受他的影响,无论学习和写字,我都不敢马虎。

我和吴老师成了特殊的朋友,一有空我就去村西头找他,他有很多藏书,这些藏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。从《古代文学》《现代文学》到《创业史》《茶花女》,从书中我汲取了宝贵的文学营养。

后来,我辍学出去闯荡,回家的次数渐少,每次都是匆匆回匆匆走,很难见到吴老师。这么多年,我只见过他一两次,看到他日渐憔悴的面容,我的心隐隐作痛。

我又一次回家,父亲告诉我吴老师走了,我脑海里是他孤独的身影!

老师教我不盲从

□张宏涛

20年前,我上小学五年级,王老师教我们数学和体育。他不是班主任却常讲一些为人处世的故事给我们听,谁情绪低落了,他也会及时鼓励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他对待学生一律平等,无论学习成绩好坏、家庭贫富,他都热情对待,从不歧视和打骂任何学生。

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,王老师总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,谁先做完就可以出去玩。作为全班第一名,我经常第一个做完。一次,我做完题让王老师批改,他没有照例打个对勾就让我出去玩,而是扫了一眼说:“你这道题做错了,应该是这样的……”说着,他就详细给我讲解起来。我按他说的方法又做了一遍,再拿给他看,他却给我打了个叉,并说:“刚才我讲错了,不是这样的,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回到座位上,郁闷的我开始反复思索那道题,最后,我坚信我第一次做的是对的。于是,我上前对王老师说了我的看法。他欣慰地笑了,说:“你说得对,第一次你确实是对的,我之所以这样做,是想让你知道,老师不一定是都对。你虽然很聪明,但盲从老师,希望你以后有自信、有主见,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。明白吗?”

王老师的话影响了我一生。

老师给我温暖的梦

□经常聆听

教师节到了,我越发怀念故去的恩师。

恩师姓杨,是我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。在那段迎接中招考试的岁月里,作为班主任的他,不是去照顾他病重的母亲,而是天天陪伴着我们,关心着他每一个心爱的学生。

那年的中考第一门考数学,本是我的强项,我却由于太紧张考得一塌糊涂。走出考场的那一刻,我彻底失去了信心。来到恩师面前时,我哭了。他没说话,默默地给了我一个拥抱,虽笨拙却很温暖。“考试还没有结束,怎能轻言失败?”他掏出手绢给我擦了擦眼泪,亲切地说,“没事儿,你肯定能考上。我正想告诉你呢,昨晚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我送你们几个学生去外地上学了!相信老师,更要相信自己,不用紧张,继续加油吧!”

他边说边拍了拍我的肩膀,看着恩师轻松自然的神态,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后来,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专,我一直感叹恩师的梦真准呀!

多年后已做母亲的我才惊觉,当年恩师说的梦多半是个善意的谎言,正是这个梦激励着我继续前行,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老师的“嘲笑”点醒我

□董凤霞

上初中时,我迷上了写作,经常给报社投稿,虽然每次都石沉大海,仍兴致不减。

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李老师,李老师不苟言笑,批评起学生来毫不留情,因而同学们都很怕他。

一次上作文课,李老师竟然将我的作文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通。

李老师挥舞着我的作文本说:“看看你写的文章,字迹潦草不说,错别字一大堆,就这还敢给报社投稿!别再给他人添麻烦了,也省省邮费吧……”当时我羞愧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我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,但李老师干不该万不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说出那么难听的话。我心里憋足了劲儿,非要和

李老师赌一口气,看看我的文章到底能不能发表。

压力就是动力。从此,除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,我全身心扑在写作上,克服以往草率的毛病,字斟句酌,不厌其烦地修改。

初三那年,我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。最先发现我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的就是李老师。他高兴得就像自己有了大喜事一样,立刻把报纸拿到课堂上,大声朗诵给同学们听,还不断地啧啧称赞文章写得好,俨然把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

逆耳的话,虽不中听,但有时要比一味恭维更具有魔力。我感激当初李老师的那番“嘲笑”。